

每件旧物都凝聚着一段美好的时光,值得回味的故事,无法重来的曾经。或许以后会用得着吧,哪怕仅仅是通过翻检它们来回忆过去。

旧物

假期里回了趟老家。虽是农村,但如今家家户户都是楼房瓦屋,空调冰箱也是家常必备,人们的生活条件与城里不相上下。从外观来看,很难再找到童年时的影子,但不经意间遇见的一两件旧物还是会把你牵回到从前。

厅堂里那张正方形的餐桌和配套的四张椅子,上面的油漆剥落了许多,露出了原木色。还记得那时,爷爷卖了一寒冬的葱姜菜蔬,年根时终于买回来这套桌椅。当年它们崭新地陈列在厅堂里,引得左右邻居都来瞧瞧看看,大家啧啧称赞。也因这套桌椅,我们家那个年过得格外开心。而今,爷爷已经仙逝,儿孙吃饭时团聚餐桌,抬头便能看到挂在墙上的照片。老人家依旧一脸慈祥。

卧室里的床竟然还是那张老床。“这床有三十多年了吧?”我惊讶地问婶子。“是的,还是老式床结实耐用,它三面都有床围,很安全,我带小孙子睡,一点都不担心他从床上掉下来。要是换成现在时髦的席梦思,那得时时刻刻看着他!”婶子一边应答着我一边在床上逗弄着刚过周岁的孙子。“时髦!”我心里想着,“当年这张床是爸爸托人在外地定制的,运回来时也是相当新潮的,我们当地好几个有名的木匠都到我家来观摩、拓印花形呢!”这床原本是我父母的,后来我家搬到了县城,就把它运到老家了。

桌椅、床铺,历经多年还在发挥作用,对于它们来说,或许是一种幸运。想想,小时候玩过的玩具你还会拿出来玩吗?上学时用过的课本还能拿出来用吗?那些穿过的衣服你还会穿吗?曾经和你通信的人如今还有他们的消息吗?朋友赠送的那些礼物除了收藏纪念之外,还能做什么?

是的,很多东西用过了就已经实现了它的价值,放在家里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,可真正要丢弃的时候,你舍得吗?

每件旧物都凝聚着一段美好的时光,值得回味的故事,无法重来的曾经。或许以后会用得着吧,哪怕仅仅是通过翻检它们来回忆过去。

就这样,我们保留了它们。

自然地,想起了刘亮程先生的散文《柴禾》,其中有这样几句:

现在,我们再不会烧这些柴禾了。我们把它们当没用的东西乱扔在院子,却又舍不得送人或扔掉……许多个冬天,那些柴禾埋在深雪里,尽管从没人去动它们,但我们知道那堆雪中埋着柴禾,我们在心里需要它们,它让我们放心度过一个个寒冬。

是的,尽管这些柴禾已经不能烧了,但还一直保留着,因为我们心里需要它们。

你说这些书还是留着吧,或许以后查资料用得着。可现在的网络非常发达,想要查阅资料,鼠标轻轻一点,资讯便滚滚而来。心底还是舍不得、放不下,都留着吧,或许以后有一天真的还会用上。就这样,尽管费事,尽管占地,我们还是保留了它们。

可能是真的用不上了,只是我们在心里需要它们——旧物。



“



登瀛

刊头书法 殷科 书
水乡之晨 汤青 摄

绳,平凡之物,一端接地气,一端升起希冀,飞扬,飞扬。握着它,日子会越来越好!

“绳”采飞扬

晴空蓝兮,物语种种。欢声载梦,荡漾在心头的,是绳语。

绳之浩荡,古来即有。结绳,计数,清点日常。负担挑货,缚绳捆牢。重大物件,需长绳拖,力往一处使,终成功。细绳扎东西,粗绳耐重力。麻绳简陋,麻袋钻几眼,穿梭而过,严丝合缝。尼龙绳、塑料丝轻软,用处多。布绳丝带皮带类,因材质变化,赋予美观实用性。钢丝绳,悬得高,走在上面的特技演员必稳扎稳进。电线电缆四通八达,包裹在保护层内,免外力侵扰……绳束缚了收获的岁月,岁月亦全力拥抱。

从前的日子,离不开绳。庄稼地里扎麦秆棉花秆玉米秆时,用草绳。吃食包装外面捆着方正的细绳。买鱼或肉,一根金黄的长茅草绳提着,怎么甩也不会掉。元宵节炸麻段,芦苇连头带根齐刷刷捆着软囊草,内塞芝麻秆。一小段一小段地扎,足足十二段,再连为一体,燃烧时噼啪有声,喜庆吉祥。晾衣服的长绳下,隔一段距离扣一小截细布条,用来固定衣架。夏日蚊帐,冬季车龙头套,均要用到绳。上了年纪的老人,喜欢拿根绳拴腰间,扎紧裤脚。牛啊羊啊,放养时,找棵树,绳子绕两圈,打个结。可以说,只要有绳,就不会空手而归,不管安置在哪儿,让人脚底生风,心里有底。

绳子伴着我们长大,带来无限快乐。货郎担最受小孩欢迎。货郎走着,锣敲着,琳琅满目的小玩意一颤一颤的。小孩们纷纷跟着,手里提旧鞋啊薄膜啊,巴巴地想换里面的好东西。那小玩意外面的绳凝住了多少双羡慕的眼啊!

草绳自带香气,两手臂多长的,可作跳绳。寒冷的季节,我们人手一条,两手一提,摇臂,跳跃。啪、啪、啪,绳与地面快速接触,震得灰尘四起。有时跳长绳,甩绳子的口中念念有词:“树上的叶子哗啦啦……”绳子随之有节奏地摆动,跳的人接连往前,跳几下赶紧下去,要是被绳打住了就淘汰。再粗一些的长绳,作拔河用。比赛时,双方卯足了劲,使劲往后拽。要是不注意,绳子突然断开,准落得两边四仰八叉地揉屁股。

有绳子的童年怎么都不寂寞。抓住一头,抛出去,是武侠世界的功夫。绳朝树甩,嫣红的果儿混着叶,如雨下,砸得满头满身甜香。绳系树干,木板兜中央,秋千荡起来……

时光如绳,晃晃悠悠。近来,小儿体发胖。搜索适合的运动项目,多偏向于跳绳,既可减脂,又能长高。网上下单几款负重绳——绳把手置小型重物,握手里实沉,绳子芯是钢丝做的。整根绳甩起来,虎虎生威。儿子每日晚上将绳子提手上,跳得不亦乐乎。城市广场上,不知何时,多了跳绳的人群,戴着耳机跳的,戴腰包臂包跳的。腿快提,脚轻点,单脚双脚,身形自由。绳来绳往,心胸为之开阔,身体得以矫健!

绳,平凡之物,一端接地气,一端升起希冀,飞扬,飞扬。握着它,日子会越来越好!

生
活
随
笔

东台
邹娟娟

坐在树下纳凉,仿佛听得见豇豆悄悄爬藤的声音,听得见成熟的瓜果撑开肚皮的脆裂声,听得到一滴露水从树叶上滑落,“噗嗤”一声入了尘土,几只萤火虫“唧咛”一声栖息在了一朵花的深处。

小村听夏

一年四季,声响最丰富的季节莫过于夏天。若寻一地听夏,乡下老家再合适不过。老家的村落是苏北平原上的鱼米之乡,村中河道纵横,田野辽阔。

清晨的小河边,芦苇丛丛,有小龙虾依着芦苇浮在水面上透气,调皮的孩子捡一粒小石子扔过去,“叮咚”一声落入水中,水面荡起圈圈涟漪,小龙虾们吓得“噗簌簌”纷纷沉了下去。蜻蜓倒是不怕孩子来捣蛋,仍旧高高低低地飞着,时不时停在苇叶上,扇动翅膀,发出“丝丝”的声响。

临近中午,暑热愈盛,早有按捺不住的孩子,跳到河里野泳。他们“扑通通”跃入水中,双脚拍打着水花,四溅的水珠,在孩子们“咯咯咯”的笑声中,开成了一朵朵银色的花。这是生动欢快的夏之乐章啊。

蝉在此时,也不甘落后地鸣唱起来。“知了,知了”的叫声,高亢执着,应和着盛夏的热浪,一波接一波不肯止歇,听得人有些心烦气躁。据说,蝉蛰伏在黑暗的地下三到五年,甚至更久,才能蜕变而出,在夏天的枝头鸣唱一个月左右的光景。念及此,不由心生怜惜:生命苦短,怎能不由它尽情地欢唱?蝉声是盛夏的标配啊,没有蝉声的夏天,如同没有烟火的除夕夜,该是多么无味。

夏天的雨,在午后时不时地就会突然袭来。几声闷雷过后,狂风大作,乌云密布,豆大的雨点“噼噼啪啪”地砸了下来,十分急促,炒豆子似的,喧闹无比地倾泻着。雷声不再远远地沉闷着,仿佛就在近前“哐当当”地震响着。雨点夹杂着风声,打在农作物上“唰唰”作响,打在屋脊上如敲着一面破皮的鼓,“哒哒”地响得惊心。这雨声是夏的狂想曲,有着摧枯拉朽的气势,冲击力太强,让人不能多听。还好这夏天的雷暴雨,来得快也去得快,一便雨过天晴、一派祥和了。

傍晚,蛙声四起,伴着夏虫的呢喃,拉开了虫蛙乐队合唱的大幕……

夜深了,蛙声落了,夏虫睡了,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。坐在树下纳凉,仿佛听得见豇豆悄悄爬藤的声音,听得见成熟的瓜果撑开肚皮的脆裂声,听得到一滴露水从树叶上滑落,“噗嗤”一声入了尘土,几只萤火虫“唧咛”一声栖息在了一朵花的深处。

从清晨到日落,从白天的喧闹到夜深人静,小村听夏,听的是大自然最美妙的天籁,亦是听心灵深处最本真的声音。

